

“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汉乐府《孔雀东南飞》描述的刘兰芝的居室，装饰十分精致不说，还香气扑鼻，颇有韵味。可见早在汉代，古籍中就有关于“香囊”一词的记载。

一提起香囊，你会想起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装有香料的熏囊，还是《红楼梦》里林妹妹为贾宝玉做的“谁也不许拿”的女红？在9月16日晚播出的《闪耀吧！中华文明》节目中，发起人陈坤和追光伙伴许丹睿开启了唐长安城的文明探索之旅，看到了何家村窖藏出土的数百件文物，其中有一件国宝级文物——葡萄花鸟纹银香囊。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侯宁彬介绍，这个杨贵妃同款香囊，不管外部如何翻转，香料都不会倾洒，简直就是唐代的“黑科技”。

杨贵妃同款香囊： 唐代文物暗藏“黑科技”

古人用香由来已久

古人使用香料的习惯由来已久，屈原在《离骚》中就有“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当时使用的香料是辟芷、秋兰。

先秦时期，青年面见父母要佩戴香囊，以表示尊敬。后来，无论是向心仪的人表达爱意，还是离别的时候表达不舍，古人都喜欢赠送香囊作为信物。此外，端午节时佩戴香囊，还有防暑、驱蚊虫的作用。

文学作品里常有关于香囊的诗词典故，最著名的一个桥段发生在《红楼梦》里，即林黛玉剪香囊——贾宝玉在大观园里展示了文采，得到了贾政的赞许，被小厮们趁机“拦腰抱住”求打赏。众人获得每人一吊钱的许诺仍不满足，把宝玉身上的荷包、扇囊等所佩之物“尽行解去”。这一下捅了马蜂窝，让林黛玉误以为自己送给宝玉的香囊也被转送他人，回房之后赌气去剪正在缝制的另一个香囊。其实，林黛玉口中“谁也不许拿”的香囊，被宝玉藏在贴身衣兜，并未送人。一个小小的香囊，是少年情窦初开的见证。

回望古人使用香囊的历史，不得不提唐代，何家村遗址出土的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带人穿越回大气磅礴的长安城。当时，熏香文化盛行，不仅香炉种类繁多，有塔形、豆形、狮形及圈足、多足等众多样式，还有香囊、熏笼等熏香器具供不同场合使用。熏香不仅有祛秽除害、净化空气的用途，还是大朝会、敬神礼佛、祈祷发愿时的必备之物，礼仪的庄重感、达官贵族的精神追求及生活意趣，都在小小的香囊中融为一体。

杨贵妃佩香囊玉殒

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出土之后，最初被称作“熏球”。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两件相同的器物，同时出土的物帐碑中记有“香囊两枚”，人们这才顿悟，原来唐人将这种球状的精致小



唐葡萄花鸟纹银香囊



侯宁彬(右)为陈坤、许丹睿讲述文物历史。

物件也称为香囊。此外，在成都博物馆展厅里，还有一件唐代镂空金香囊，金光闪闪，熠熠生辉，同样是唐代香囊中的匠心之作。

由于香囊精巧玲珑，便于携带，除了放在被褥中熏香外，贵族妇女还喜欢将其佩戴在身上，无论狩猎、出行、游玩，均随身携带。所过之处香气袭人。除此之外，在唐代，佩戴香囊绝非贵族女性的专利，男性尤其是贵族也有佩戴香囊的习惯。在敦煌莫高窟盛唐时期的壁画中，常有仕女、供养人腰间系着香囊的精彩描摹。

侯宁彬介绍，这种葡萄花鸟纹银香囊，杨贵妃也拥有一件同款。《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安史之乱，玄宗皇帝逃离长安，途经马嵬坡，赐死杨贵妃，并葬于当地。叛乱平定后，玄宗返回长安，念及旧情，密令改葬。当挖开坟冢时发现，贵妃“肌肤已坏，唯香囊犹在”。

颇有诗才的张祜感叹此物，提笔写下了《太真香囊子》一诗，传诵至今：“蹙金妃子小花囊，销耗胸前结旧香。谁为君王重解得，一生遗恨系心肠。”

专家们由此推测，香囊或许是当时后妃贵妇们日常生活的必备之物，杨贵妃使用的香囊应该也是如此。

外部翻转香料不洒

1970年10月，何家村窖藏被发现，两个陶瓮、一个银罐里装着千余件异宝奇珍，让人们窥见盛唐长安当时的风俗文化，不论是葡萄花鸟纹银香囊，还是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无一不珍贵，无一不精巧。

侯宁彬透露，这件葡萄花鸟纹银香囊最奇妙的地方在于，无论香囊挂在人身上还是马车上，无论如何旋转，里面的香孟始终保持平衡状态，不会出现香灰倾覆现象。

这源于唐代的“黑科技”，工匠竟然使用了“陀螺仪”的原理。这件香囊的设计十分巧妙，在它的下半球体内有两层双轴相连的同心圆机环，外层机环与外球壁相连，内层机环分别与外层机环及金质香孟相连。人们佩戴香囊的时候，由于香孟本身的重力作用和两个同心机环的机械平衡，无论怎样转动，内部的香孟始终保持平衡，香孟内燃烧香料的火星、香灰不会溢出，令人拍案叫绝。

据悉，由河南卫视和优酷联合推出、封面新闻媒体战略合作的文化探索纪实节目《闪耀吧！中华文明》持续引发关注。文明追光者陈坤携手许丹睿深入三星堆、秦始皇帝陵、唐长安城、南海一号、殷墟、敦煌六地考古现场和文博秘境，带领观众解密六大历史谜团。

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图据河南卫视

白地褐彩雀纹 虎形枕

以瓷为虎枕，始于唐，盛于金，元以后逐渐减少使用。陶瓷虎枕可分为虎形枕和虎纹枕。虎形枕是摹仿老虎的形状制成的寝具，因其形象多为伏卧状，又称伏虎形枕或卧虎形枕。

虎形枕的产地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一带，如河北磁州窑、河南禹州扒村窑和钧台、山西长治窑等，其中山西长治窑生产的虎枕是宋金时期艺术水平最高、传世量最大的。南越王博物院藏有三十余件虎枕，多由香港实业家、慈善家杨永德伉俪捐赠，其中虎形枕多出自长治窑。直至今日，晋陕地区仍流行虎头帽、虎头鞋等物件，其图案也与虎形枕极为接近。

在南越王博物院藏虎形枕中，既有通体装饰虎纹的虎枕，远远望去仿若一只蹲伏于地、蓄势待发的猛虎，也有以虎背作枕面、施白色化妆土后供文人雅士挥毫泼墨的虎形枕。这些有枕面的虎形枕多装饰立鸟、飞雁、行虎、走兔等动物或荷花、牡丹等花卉，图案多体现闲逸舒适的状态，反映了人们求吉祈福的心理寄托，其中一件宋磁州窑黑褐彩飞雁行虎纹虎形枕更是在枕面上绘有一头行走的老虎，可謂是“虎上有虎”。

南越王博物院藏的这件白地褐彩雀纹虎形枕，作卧虎状，用黑彩绘出虎头及虎身的纹样，直观体现了老虎的外形特征。枕面白釉彩绘，描绘了双雁高飞，下绘几丛水草，水泽旁有一抬腿回视的水鸟，画面大量留白，渲染了空旷辽阔的意境，极具悠闲情调，与黄黑相间的虎纹形成了鲜明对比。与秦汉时期突出虎的力量和勇猛有所区别，金代的虎枕更为强调虎的辟邪和求吉等寓意，这也反映了连年战乱下市井百姓期盼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

除了外形自成一派的虎形枕，有些瓷枕则沿用了传统的瓷枕造型，磁州窑白地黑花虎纹如意形枕即在枕面上以卧虎为纹饰，同样也是反映了民间对老虎勇猛的特点、辟邪的寓意广泛应用。作为传统文化的承载，虎枕艺术延续至今，民间多有向新生婴儿过“百岁”时赠送虎形枕头的习俗，代表了人们期盼婴儿身体健康、长命富贵的愿望。

据羊城晚报



白地褐彩雀纹虎形枕



何家村出土的两瓮一罐